

集部

椒邱文集卷十七

明 何喬新 撰

銘

陽休軒銘

御史中丞永新劉公宣撫楚甸嘗謁襄王王大書陽休二字贈公俾扁其燕休之軒且為記以發其義揚休見戴記玉藻篇說者謂陽與揚同休與噓同言和

氣接人如陽和之嘘物也賢王書此贈公葢狀公之德云大夫君子咸為賦詠以頌公德而予為之銘其

詞曰

太和坱圠塞乎兩間吹之嘘之萬彚以蕃緊人之生寔稟兹氣充養有道式完以粹和氣内實德容外形温乎其恭湛乎其清於為中丞氣剛且大先哲是師善養罔害如春之温如醴之醇如彼時雨潤澤生民我思古人維顔若愚深潛純粹於道庶乎在宋有程金聲玉色涵

而充之渾然天德顔兮程兮百世之師是鑽是仰庶幾同歸保我天和消彼陰慝聹焉盍兮斯為至德

恒齋銘

樂安唐君位名其燕居之所曰恒齋盖念其祖考世有恒德故以是榜于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先世所以為恒者而務及之也士大夫咸賦詩以發其名齋之義而盱江何喬新為之銘其詞曰

天道維恒四序行焉人道維恒百行成焉相彼昧者乃

罔斯守虛而為盈無而為有樂只君子齋居晏如久焉若暫終焉若初惟兹恒德匪今斯今乃祖乃考世有恒心人之有恒若水有本放乎四海其流混混人之無恒猶彼汙渠驟焉而溢倏焉而除嗟爾君子動息于此無念祖考維恒是履南人之言大易之辭罔或忽忘念兹在兹

德星堂銘

將樂陳君叔誠其先蓋出太丘長嘗構一堂以為燕

休之所其從父中書君為本太丘之事題之曰德星盖叔誠兄弟四人雍雍翼翼無愧紀諶而諸子若姪又皆温雅有學行克肖長丈兄弟者也試使太史氏占之安知德星不爛然聚於斗牛之墟邪君之從子監察御史維裕既求翰林學士王公記其事又屬喬新銘之乃為之銘曰

粤城之隅有堂孔阜緊堂之人維時孔脩思印顯祖寔長太丘懷德祿光卓焉寡儔仁義之澤延被後裔若紀

若諶難兄難弟念兹同德寔為荀君駕言訪之從子若孫於維荀君亦多才子矯矯八龍乃饋乃侍靈臺峩峩占象于天今夕何夕德星萃焉繇漢迄今殆于千禩荀也罕聞陳則有繼其繼伊何有美叔誠温乎其和介乎其清克紹其先克啓其後玉樹瓊芝競興偕秀廸德在人其象在天天人一理于兹徵焉髙秋無月湛乎玉宇爛然德星照我牖户爰銘斯堂告爾來昆世德無怠以

永厥聞

持敬齋銘

龍虎山人張君留本四十五代天師澹然之從子也嘗闢一室為藏脩之所扁曰持敬大理少卿李公既為之記留本又屬予為之銘予嘉其有志於聖賢之學也取吾儒之說銘之曰

靈臺孔微曰理之郛持之有要曰德之輿其功伊何主一無適無怠無荒有嚴有翼窅兮暗室若帝之臨坦兮康衢若淵之深端爾之儀定爾之志儼乎若思肅乎若

祭心之流蕩譬彼逝川敬以為防湛乎澄淵心之放逸譬彼奔驥敬以為靮駸乎按轡朝焉慄慄夕焉兢兢五官弗擾百度惟貞從事於斯永矢弗渝匪仙之流伊聖之徒嗟爾君子毋茲怠逸我銘爾心匪銘爾室

敬慎齋銘

無錫令李君叔蘭闢小齋於其署公退則燕休其中而扁之曰敬慎附因冬官丁君元美屬予銘之予謂敬以心言慎以事言能敬且慎修己安民之要不外

是矣乃為之銘曰

錫山之署有齋伊闢愷悌君子于焉燕息嗟爾君子惟敬是夔爾心或怠厥政以龐嗟爾君子尚慎無斁爾事或荒終累厥德敬之惟何夙夜兢兢譬彼涉川而履春氷慎之維何朝夕惕厲譬彼山行而蹈虎尾內敬于心外慎于事上帝臨汝其敢或肆從事於斯靡怠靡荒厥績用懋厥民用康華扁有煒齋居有翼銘以坐右尚朂爾德

寶賢堂銘

晉世子既攝邦政爰作堂于王宫之西南以爲燕休之所屏去玩好惟圖書琴瑟彝卣之罍布列左右日延師碩論道講業其間扁曰寶賢蓋取周書召公之語也喬新宣撫晉陽祗謁世子于兹堂出示薦紳歌詠諸什且授簡俾賦焉迺再拜而獻銘曰

懸藜結緑梁宋所珍玩好之美匪益身心繁弱闕鞏魯晉是寶佩服之華靡兹治道若古有訓所寶惟賢於惟

王儲克廸斯言廼構兹堂以燕以息忠賢是親典謨是式殷盤周誥味兹道腴左琴右瑟斥彼齊竽濟濟俊賢廼賓廼友以糾我愆以諂我美若鄒與枚詞匪不工弗以為寶厭彼雕蟲若衍與兒辯匪不博弗以為寶惡彼曲學黄髮諤諤文儒申申所寶在兹乂我受民漢有河間克崇古學亦有東平惟善是樂弘我祖訓闡我大猷與古哲王異世同休景霍之疆汾澮之域世祚大邦繄賢之力

硯銘

硯之德直以方磨而不磷維其剛溫乎如玉涅而不緇既貞且白宜君子之寶之其德若此其用則待乎時其遇於時也則勒彝卣之銘演綸綍之辭其不用也端居深藏若無能爲孔子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與汝其庶幾

楷杖銘

予得孔林楷杖以遺予弟廷祺而爲之銘曰

產于孔林化雨維深噫彼桃竹出于江心匪規而圓匪繩而直制以為杖用之無斁金嶂銀溪出入相從或過葛陂毋化為龍顛兮汝扶危兮汝持爾子爾孫永世保之

贊 附字辭

李晉王遺像贊

王諱克用其先本朱邪氏世為沙陀部長父國昌當唐懿宗時從康承訓討龐勛有功始賜國姓附屬籍

累拜振武節度使王初為沙陀副兵馬使廣明之亂
遯鴈門節度使舉兵勤王誅黄巢復長安功第一遂
引兵東解陳汳之圍巢黨朱温節度宣武娼王初功
夜遣兵圍之王幾不自脱既免歸晉陽以温終為國
患數請討之當是時奸閹擅政宰輔非材顧右温而
抑王已而朱邪王行瑜相繼構亂詔王討之逆臣就
戮勞賜優洽然昭宗不諒王心終疑而不用王既歸
鎮諸藩以賞罰無章愈肆兇逆温遂逼遷昭宗洛陽

竟移唐祚溫之簒也蜀王建以書勸王稱帝王復書曰誓於此生靡失臣節嗚呼王於國亡之後猶不敢自帝況於宗國尚存忍蹷臣節邪君相疑之過矣唐有天下三百年宗室布天下如璘如熉遭時不靖竊窺神器而振佐溫為逆以覆宗國亦何取於維城哉王雖賜姓實非王肩然乃心帝室始終不渝賢於人遠矣使唐倚為藩扞遽至於亡哉王志圖恢復抱憤以歿而子莊宗克翦逆類復國號曰唐亦足以慰王

在天之靈矣王巠于代州今所謂晉陽是也予巡邊至代得王遺像于寺僧亟命畫工摹而傳之感王忠節遂爲之賛具詞曰

蒲海之濱金山之麓産兹傑人面如赭玉鹵豎倡亂爰覆西都鑾輿狩蜀禁壘爲墟王奮厥旅于彼晉陽龍旂虎𩤾我威孔揚乃殲羣醜乃復帝京妖氛既豁九廟載清維汳有梟實彼逆類險悍慓賊睥睨神器維君與相聽胡不聰謂梟爲鳳謂逆爲忠兇渠是親忠謀是懟金

祥受冊宗祊以墜王心孔盡清淚浪浪移檄到閫誓復宗邦天不憖遺溘然長逝錦囊三矢以遺厥嗣維嗣孔武旣孝且賢殄其鯤鮞祀唐配天嗟彼允淸朽骨以腐王殁不朽英聲益著堂堂遺像朱服玄冠百爾具瞻肅然易顏

德馨堂贊

安成之書岡世傳為晉徵士陶元亮讀書處今國子司業張先生振烈之居在焉先生之祖澧陵君素以

學行稱甞仕有禄位矣既罷官南歸盡以先宅讓其族人而相故宅之旁得異地焉作屋數十楹而居之前臨東湖後負書岡烟雲紛蔚花竹繁鮮極幽雅之趣落成之日瀘溪司訓周君尚善以詩賀之有眼前多少幽人宅寧似其中有德馨之句鄉人傳誦焉澧陵君之子以儒起家累官祁陽教諭而其孫則司業君與其兄振先甫也司業君念嗣續孔緊堂構未稱乃與振先甫鳩工庀材聿新其居輪且奐焉而顏其

堂曰德馨取周君詩中語也聞與予道之予惟德者仁義禮智之得於心者也德蘊於心無聲無臭曷有所謂馨香哉蓋盛德之至充諸身見諸行而洽諸人則休聲令聞發而不可掩譬諸物之馨香旁達而無間也世之穹堂奥屋侈且麗者不少然德義不聞君子恥道焉澧陵君之宅傳子若孫而休澤益隆芳聲益振非本於德耶夫藝蘭於圯蘭悴而香消樹桂於庭桂摧而香絶惟積德於身則馨香旁達越百世而

有遺芳也若澧陵君是已命其堂曰德馨宜已哉喬

新與司業君同領鄉薦相好也乃為之賛以頌張氏

之世美且以勗其子孫焉其詞曰

東湖之隩書岡之麓奕奕斯堂君子攸宅允哲君子遺

後以安肇此堂構孔阜且完禮以為門智以為牖厥德

惟馨曷云其陋顯允司業克承厥祉念我先宅胡玆傾

圮廼築廼捄乃茨乃塗髙閎將將峻宇渠渠我居聿新

有嚴有翼曷克臻玆曰維先德我祖我考于玆享祀我

宗我嫺于兹燕喜斯堂何有馥郁其馨匪蘭匪蓀維德昭升斯堂何有維香芬苾匪椒匪桂維德發越先祖之基我維弘之先祖之德我維承之克永其德克篤其祜如瓜斯緜永宅兹土嗟爾嗣孫陟降斯堂纘之其艱維德是釁我頌我歌以揚芳聲維雲若仍世振其馨

定遠張允罷畫像賛

此予友定遠張先生允罷之像也予與先生别四十餘年矣思一見其眉宇不可得乃今於畫圖見之因

為之賛曰

涵和茹粹容色穆如帶𫆀佩衡威儀肅如或玩游儵於濠上或濯清風於舞雩不狥時以為通不泥古以為迂觀其外則蕭然物表類山澤之臞探其中則淵然宏博乃君子之儒噫斯人也采苓者之徒歟釣瀨者之徒歟

陳秋官賛　名章松江人

氷蘗之操梧竹之姿其檢身也以禮其酧酢也有儀所味者道而澹然於人所同嗜所勇者義而退然於世所

競馳人所推者漢之不疑心所期者古之士師用能迓休命保羣黎噫詩所謂邦家之基書所謂無疆之辭非斯人將屬之誰邪

劉先生廷益字辭

福建按察使永新劉公之子㝠既冠憲副四明錢君字之曰廷益盖附其名之義而為之耳公以㝠之冠予寔有位于賓𢀿俾申其義以飭之予惟㝠之為義聚也君子之求益必學以聚之焉山惟聚衆土也故

能益其高川惟聚衆流也故能益其深君子惟聚衆善也故知益高明行益光大寔而聚之其求益之本乎夫子生而父名之既冠而賓字之非直使之有美稱而已盖欲其顧名思義因字勉德而不失其所以美焉寔也冣之四端五典之懿也禮樂名物之詳也前言往行之浩以繁也博學以聚之反躬以踐之會萬善于一身其為益也不亦深且遠哉袛適前休以建嘉績以膺純嘏以為我皇家之世臣子有望於子

矣裒也勗之尚無忘文若賓命名制字之意廼祝之
曰
維天之命播為萬理萃萬于一斯益於已六籍羣言既
浩以穰融而會之我智以明天道物理既微且容博而
求之斯協于一温温劉生文若抒霞裒名益字厥義孔
嘉學以裒之萬善咸備道積厥躬聖賢可企一簣不已
積為崇丘一勺不已瀦為洪流於惟若翁為時膚使克
念厥紹乃為有子晉有碩輔其名曰裒仗鉞東夏厥聞

惟休虞有藎臣實為伯益顯有丕功皁斿是錫父命若名賓制若字念之敬之古人是似我言惟服毋怒毋忘受之天慶邦家之光

周仲儀字辭

古者子生而父名之既冠而賓字之禮也非求以為美稱也周公孔子禮之所繇出者名其子曰伯禽字其子曰伯魚曷嘗求美稱哉後之君子愛其子者必求美稱焉夫美稱者無它亦曰使之顧名思義曰仁

廸仁曰孝履孝焉耳名字所係豈輕也哉近世冠禮既廢命字亦非其時士大夫簡於禮也甚矣惟御史大夫太原周公則不然公之子紞年既可冠筮日擇賓而授事焉既成禮賓字之曰仲儀蓋紞者冠之垂王后親織以充耳者也古之聖賢知人之不可無威儀也故為衡紞紘綖以章之為琚瑀珩璜以節之為琴瑟鐘鼓以養之凡使之淑慎厥儀而已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慎爾威儀無不柔嘉蓋威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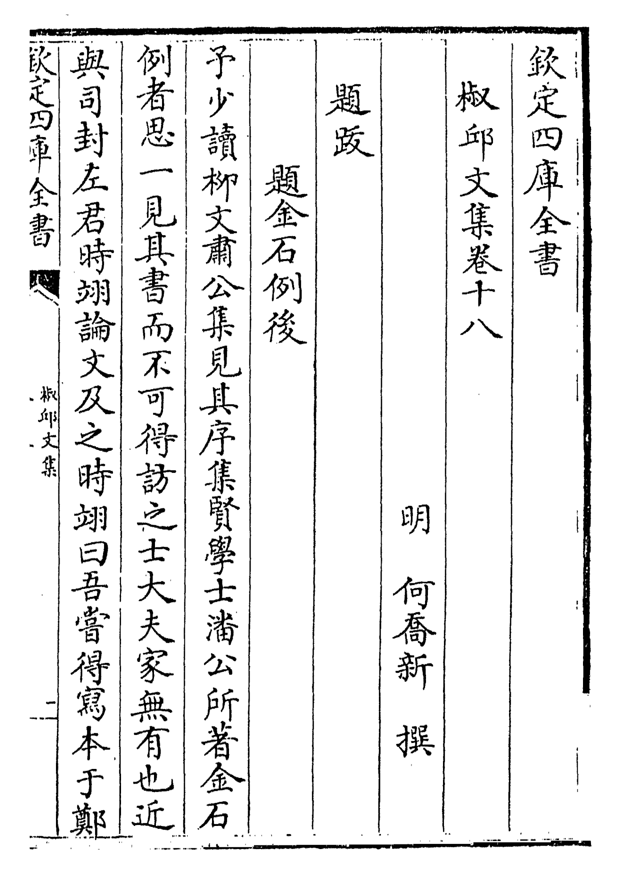
不可不慎也如此紘雖晃之一物然一有缺焉則其制不備而不足為人之儀況君子之行一有虧焉其能使人則而象之邪名紘字仲儀父師之所望者遠且大矣豈徒使之有美稱哉春秋之法其人賢則字以褒之否則名以貶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以字見經者十有二人而已人有美稱而不失其美何鮮也仲儀其尚率禮無違進學不怠庶幾克保美稱詩所謂無不柔嘉維民之則者將於子乎見之僉謂仲儀

之冠喬新與供事焉俾為說以昜之乃敷其義而申之以辭其辭曰

冕之為制大備於周有紘有綖有㥥有旒彼垂者紞維后所織以章令儀匪以為飾都憲之子内翰之弟曰紞其名仲儀其字服之有紞厥冠峩峩望之儼然可樂可嘉一或蹶焉厥冠傲傲就之弗畏無威無儀來爾仲儀明聽無惑淑慎爾止以成乃德去爾幼志毋儇以輕順爾成德克明以誠相爾嚴君國之司直正色立朝其儀

不忒相爾元兄出入鑾坡温恭和懿其儀孔嘉爾往何
監監于父兄克敬克勤紹厥休聲克享遐福若軾有轍
若尹有陟嗟爾仲儀念之敬之成人之道祗服訓辭

椒邱文集卷十七



椒邱文集卷十八

明 何喬新 撰

題跋

題金石例後

予少讀柳文肅公集見其序集賢學士潘公所著金石例者思一見其書而不可得訪之士大夫家無有也近與司封左君時翊論文及之時翊曰吾嘗得寫本于鄭

内翰瑶夫家因録藏之予亟假以歸篝燈閲之其援據博其去取精修辭者得之真猶法家之有斷例也予受其書乃録藏于家其書有鄱陽楊本傳貴仝桐川湯植翁之序而文肅公之序缺焉故録諸卷首然柳序稱公謚曰文簡而楊傳諸君子稱之曰文僖豈先謚文簡後改文僖邪抑傳録之譌邪姑缺之以俟知者

跋閩人佘應詩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

主時蒙賜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
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諆
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胷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
下黍禪宗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
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
宗隅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
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
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

雄惟昔皇祖受周禪仁厚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

中國世為君長傳無窮

此詩叙元順帝為瀛國公之子乃閩儒余應所作也其詩有壬癸枯乾丙丁發之句蓋壬癸為水丙丁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終故老相傳順帝北遁殂于應昌倉猝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宫之用梁間隱隱有字亟視之乃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可汗却在西江寺下之句或云太保劉秉

忠所作故應云爾也考之於史瀛國公以德佑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有二年為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于吐蕃又二十八年為延祐丙辰仁宗遣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也托歡特穆爾以元統癸酉即位是為順帝時年十四其生當在元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應之詩或有徵也史又云文宗以乳母失言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黜之江南召奎章閣學士

虞集書詔播中外而不言順帝為何人之子葢諱之也予年二十時赴江西鄉試於館人家見古樂府一帙内有沙漠主一篇云楊廉夫所作予方從事科舉之業不暇録但記其篇末句云吁嗟乎鳳為鳩龍為魚三百年來龍鳳裔竟來漠北稱單于又識其後云宋太祖之徳至矣夅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毻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為元所滅而瀛國公之子隂纂元緒世為漠北主天

之報太祖一何厚哉其言頗與應合近考鐵崖樂府無此篇豈出於假托邪抑有所遺邪新安程克勤録此詩示予因具疏予所聞見者以廣異聞云

跋晦庵遺墨

吾盱包氏兄弟俱遊紫陽朱夫子之門故得朱夫子手書為多其藏於光風霽月閣者凡二十五紙宋末兵火之餘逸其大半楚國程文憲公嘗跋焉元季焚掠之酷又復散失其存者僅此數紙與文憲公之跋耳而包氏

子孫不能守故此卷遂歸于郡之大家可慨也已予友左君時翊學朱而希包者也購得此卷寶之愛之殆若河圖大訓然或者顧謂善學朱子者亦惟志於其道焉耳區區遺墨朱子之糟粕也胡為睠睠於是哉是不然朱子之手書其詞則心聲也其字則心畫也讀而玩之使人形神肅鄙吝消固可因是以得其心於數百年之下矣是豈世之尋常詞翰徒以供耳目之娱者比哉明窻淨几展而玩之要當怵然易視如與朱子唯諾於武夷

九曲之間斯可謂善學者矣晦庵先生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凡發於文詞者皆至道所寓非後世詞人所及至其緒餘見于字畫亦皆遒勁雄放如懸崖之古栢出峽之驚濤而非以書名家者所能彷彿也故其殘章片簡流傳人間得之者弆而藏之不啻懸藜垂棘之珍盱眙陳主事大章嘗得先生三劄於金華傅氏二劄皆上時宰者前一劄乞減稅請祠後一劄乞痛治豪猾劄後有大司成陳公大理少卿廖公題跋主事寶藏惟謹請

予識其末予閱之肅然起敬盖三百年物矣甞聞之書者心畫也因先生之書以求先生之心斯善學先生者已即二劄觀之惓惓減稅可以見先生恤民之仁懇懇請祠可以見先生勇退之義請治豪猾又可見先生除惡佑善之心也主事於此求之則修己治人之道可以得其槩矣若徒玩物適情而已亦何益於身心哉所上時宰何人則陳廖二公考訂審矣予可畧也

跋古罍物銘

三代盛時凡諸侯卿大夫有駿烈丕績者必作彝器而銘之所以垂不朽而昭示其子孫也其辭宏深奥雅與書之典誥詩之雅頌相表裏自浮屠氏入中國凡三代彝器往往毁之以鑄佛像其存于世者鮮矣予家食時村氓耕地得一器狀若古之所謂卣者村氓疑其金也剖而棄之予取以歸䀭其銘識皆籀文知其為三代之物而惜其已毁也及來京師遊廢佛刹有僧以銅器焚鑪狀若禮圖所謂敦者制作精巧其為古物無疑予欲

以白金市之僧靳而不予後數年過而問之則已為豪有力者所攘矣乃知卣彝敦匜猶有存者特出非其時遇非其人故湮淪毁棄而莫有寶之者矣則夫君子懐瑾握瑜而不遇知者其沉没無聞亦何異是器也予惟嗜古每恨不及覩三代之禮器無以見聖人制作之盛間取傳記所載古器物諸銘裒而録之得三十有三將以傳諸好古博雅君子蓋聖人之制作有道存焉是數者雖其器亡矣然頌其詞而繹其理非徒有以見盛王

良弼之德烈亦庶幾可以想見聖人之道焉豈睠睠於
罷歎之末乎哉

跋韓國華神道碑

右宋諫議大夫韓國華神道碑富弼彦國撰王珪禹玉
書國華魏國公忠獻公之父而富王二公嘗與忠獻公
同居政府其文與書皆可傳也富公以勛業名世其文
章不多見今觀此碑叙事質而不俚贍而不穢殆非雅
筆所及盖宋之諸君崇尚儒雅公卿百執事率用文學

之士故士大夫爭自淬礪於問學在當時雖不以文名其文亦自有以過人如富公是已自元以來所用以為公卿大臣者第取其體貌瓌梧音吐洪暢而以文學進者十不一二焉故雖耳目近事亦懵無所知不獨誤以伏臘為伏獵杕杜為狀杜而已或譏其然則諛佞者又從而解之曰夔龍稷禼所讀何書絳侯灌嬰重厚少文者也執用人之柄者遂以為當然而不之怪嗚呼以御相之位而委諸不學無術之人宜夫治之不古若也悲乎

題先冢宰致政復留公牘

景泰中先公以老疾求致仕章五上廼得旨云朕欲留卿匡輔治道而歸累稱老疾辭歸田里特允所請翰林院寫勑書兵部應付脚力着去致仕陛辭之日上復眷留不許去先公上章固辭温詔不允且斷來章吏部移洛請先君視事此當時公牘也少傅王文端公直侍郎俞公山項公文曜之花押存焉先兄本茂姪會同從孫豐寶藏已三世矣豐之弟豐懼其久而漫滅裝潢以

示子孫喬新稽首伏讀感先皇之寵光悼先猷之日遠不自知涕泗之潸然也謹識于下方

題碧梧沈先生挽詩册後

挽詩一册大夫君子哀碧梧沈先生而作也先生吳興名家其父以事謫戍撫寧先生長于戍所而讀書篤行喜吟詠兼工繪事有薦于朝者召入供奉始徙家京師同時被召者多得美官先生恬退不肯干勢要故不沾一命以歿君子哀之先生將歿遺命諸子曰塟不歸故鄉

猶不葬也諸子以貧不能歸葬旅殯都城外者久之君子尤哀之此挽詩之所繇作也既而先生之子清刻苦力學思立其身以顯其親遂以明經登進士第出宰名縣入為郎官朝廷推恩贈先生刑部主事錫之勑命君子曰先生膺是寵命亦足少慰矣清奉使南畿始扶旅櫬歸葬君子又曰先生復魂故丘庶幾瞑目矣相率追賦虞殯之章以舒其哀清今為江西按察司僉事出此冊示予閱之盡卷作而言曰先生善人也清其孝子歟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生有焉傳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清無愧矣嗟夫為人父為人子者讀是詩亦將慨然興起乎遂題其後而歸之

跋二老餘芳卷

少師東里楊文貞公少游湖湘與大宗伯東吳楊先生為布衣交既而公仕登朝致位丞弼而宗伯先生亦累官翰苑交誼益篤詩筒尺牘之遝還者殆無虛月先生之門人湯原静得公與先生遺墨若干幅裝潢成卷寶

而弆之閙持至汲出示喬新俾識之喬新垂髫時以通家子拜公于私第逮今三十餘年盛徳之容夢寐見之而公之塋樹拱矣展卷莊誦凄然增欷又奚忍言邪然嘗聞君子之論公者謂公之清忠大節似宋廣平故考行易名皆以文貞而公之文視廣平過之其文章雍容純雅有歐陽公之風致如石臺沙羡諸作雜諸六一集中葢未易辨而公辨章透衡之功視歐陽公尤偉嗚呼自唐歷宋以迄于今兼二美者公一人而已宗伯先生

喬新未及識然與文貞公友而公之文亟稱道之公豈阿其所好者哉則其賢可知矣是宜片簡隻字流傳人間者為世所寶不啻天球弘璧然若原靜此卷是已昔人有得歐陽公五代史稿者持歸其鄉以為寶二公遺墨亦稀世之寶也湯氏子孫尚慎弄之哉

題劉原父投壺義後

臨川吴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本而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註者則表而出之為逸經八篇

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為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葢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附録于朝事之後以備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晳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為訓哉予以為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刪補之僭

也冠婚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邪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于學官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為不韙則朱子豈為之哉

書儀禮叙録後

儀禮十七篇有禮有記禮則其正經先儒以為周公所作記則述其儀節之詳蓋周末諸儒所記以補正經之未備者也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焉自高堂生所傳及

唐石經皆如此宋紫陽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附于正經各章之末臨川吳文正公疑其經傳混淆為朱子未定之稿乃重加考訂一仍高堂之舊而為之詮次焉先王之制度粗可考矣元季兵燹其書散亡深可痛惜喬新弱冠嘗讀儀禮註疏而愛之方研究其奧旨尋以科舉之學中輟登第以來讀文正公三禮叙録又知公嘗考定是經銳意求之庶得以盡心焉徧訪藏書之家無有也三禮考註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

以為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璧彥文掩為已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註仍於朱子通解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鄭玄賈公彥之說而綴緝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已意為之邪喬新不揣庸陋輙因唐人石經蕪考叙録詳加校定經自為經記自為記而不相雜揉其章次則依朱子所定亦不敢妄為紛更冠昏二篇賓主問對冠字醴醮之辭石本

俱在經文之後令因朱子移置各章之末盖欲便於讀者也於是儀禮十七篇復爲完書嗟夫秦火之餘先王典禮十亡八九其存于世者惟此十七篇而已炎漢以來雖未能舉行然猶列之學官師弟子講習焉自王安石廢經用傳士大夫知此經者鮮矣喬新少嘗讀之而不能無韓昌黎之患每欲採摭諸儒之說爲之註以成紫陽臨川二大儒之志令學殖荒落不能爲已姑校正遺經藏之家塾傳之同志庶幾有好古之士爲吾所欲

為者豈非曠世之一快哉

書資治通鑑後

司馬温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天台胡三省註并釋文辨誤十二卷凡八十本板在南京國子監初公作此書讀者病其太詳往往不能終卷子朱子取其事之大者為通鑑綱目盖用春秋之法也令綱目盛行于世而此書幾乎廢矣加以卷帙重大人不易致非好古博雅之士鮮克留心成化丙午秋鬻書者攜此書欵門求

市予以它書易得之葢正統初所印者顧多殘脫乃徧假諸名公家藏本叅互校補然後可讀雖其楮墨未精然視它本頗為完善謹識于此使予後之人知得書之艱而保之不敢失云

書國學羣書殘編後

元有天下垂百年頗崇儒雅經籍之板藏于國子監者甚富天兵入燕百司安堵經籍庋置如故無毁棄者宣德以來典守者不以為意蟲鼠蛀齧之餘膳奴監隸或

竊以宿火殘脫磨滅百僅一二者存焉然其存者字畫旣妙刻手亦精非今書坊鹵莽之比雖殘章斷簡使人把玩不忍釋手今大司成京口費公惜其可寶而不完也廼摸印裝褫共為一帙閤以遺予予閱之如夏小正考儀禮逸經江文通文集皆今世所不傳者又其字偏傍多用古法精緻可愛因題其目曰國學羣書殘編時出而覽之亦足以佐嗜古之癖昔人有得古漆簡者寶而藏之此編豈徒漆簡之比哉廼書以示後之人

題皇明文纂後

文纂四十卷金華鄭栢編選我朝名公俊儒所作詩文也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文章軼宋元而追周漢者蓋多矣萃而選之以繼蕭統姚鉉呂伯恭蘇天爵之書者惟姑蘇劉欽謨文要與栢此篇欽謨所選諸體未備又徒詳於洪武間諸公所作自永樂以降遺缺甚多不足以備一代制作之盛栢此編諸體畧備然所去取摭星宿而遺羲娥者蓋亦不少讀書不能無憾焉予嘗欲合二

家所選嚴擇而精采之勤成一書以昭皇明文章之盛顧以俗務倥偬未暇為也此編予得之盱眙陳主事大章卷中多錯亂乃為正其錯簡重加裝褫而識于卷末云

謹題牧民備用後

我朝自太祖皇帝受命建號至宣德初盖六十餘年矣宣宗章皇帝篤意於阜成兆民妙簡朝臣素有政聲者出為郡守盖欲比隆周成康之世漢文景之治也惟時

先公以監察御史為大臣所薦出守永嘉上宴勞賜璽書俾馳驛赴任永嘉古之東甌地在海上頗號難理先公感上簡命之意思欲追古循良之迹凡為郡所以事神治民者條列為一書名曰牧民備用蓋多本之經史而叅以時政也既數月郡境稱治聞於京師及先公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奬勵并賜御製招隱歌由是政聲聞於天下以為龔黄卓魯不足多也相知有來問先公所以為政者先公命録牧民備用以遺之有依倣

而行之者亦皆以善治聞好事者以傳録之艱因為鏤板以廣其傳而歸其板於吾家藏於吾弟喬壽之書樓近為回禄所燬而得之者鮮矣邑庠生黄鶴以為是書簡而不迂質而不俚考之古而無戾施諸今而可行實為政者之凖繩也每見有司為政防範不容重賠民害者輙曰彼未見吾先正牧民備用故耳乃捐貲重刻之凡為郡縣者輙摸一帙以贈之曰諸公依此而行則吾先正之仁政徧於郡縣矣刻既成又托子愓揭瑀捧以

示予屬題其後先公諱文淵世家廣昌宋寶謨學士坦之裔也為郡六載徵為刑部侍郎其後累官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昔人有言施藥不如施方有司之得此書其猶醫者之得方歟鶴之用心仁矣哉他日為政必能心先公之心矣名位所至其可量乎

書老子道德經後

老子道德經五千餘言臨川吳文正公為之註分為四卷定為六十八章予與大宗伯瓊臺丘公仲深論老子

公曰註老子者數十家惟文正之註為善盖諸家之註
或以為神仙修養之術或以為用兵權謀之說是皆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惟文正公註深得老子之旨臨
川舊有刻本而今亡矣今其書幸載于道藏經予試求
之予因托公假諸道流久而未得今年春公與予陪祀
南郊同宿于神樂觀公乃假于道士以示予予亟命書
吏録之以歸篝燈閲之其言簡而明近而易知老子所
謂道德之旨燦然矣河上公林獻齋之說皆不及也予

觀老子之說世儒多非之然大要以清虛為本以慈儉為用是亦不悖於吾儒也使為君者用之必能如文帝恭儉愛民為相者用之必能如曹參清靜為治矣豈可輕訾哉因識于卷末

跋大事記續編

大事記續編凡七十七卷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子充所著公與宋學士景濂皆以文章學術顯于國初同典制誥後奉使南詔諭元宗室梁王巴圖不屈死之蓋公與

宋公皆黄文獻公晉卿之門人齊驅藝苑世無異論然嘗考之宋公之文雄渾贍麗自蘇長公後鮮能及之公之文好模擬甚者剽前人之成說（如贈郭士中序用馬子才子長遊蕭然堂記用曾南豐記學舍之類）非宋公自成一家言者比至其學術亦有不同金李純甫著明道集說以孔孟老莊並稱宋公譏其偏駁是矣公序其書乃以豪傑之士稱之又何所見邪其著此書蓋以續東萊呂公所未就者也然東萊作大事記在朱子通鑑綱目未作之先綱目盛行于時此

書不可作也其閒予奪褒貶又與綱目大不合者綱目以昭烈紹漢統章武紀年直接建安此萬世不易之論也此書顧謂抑揚太過乃用無統之類例以漢與魏吳並從分註不從朱子而取陳壽裴松之之說可乎不可乎綱目出武后之號紀中宗之年每歲書帝之所在蓋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也此書乃以武后紀年則所謂秉筆迷至公者豈獨歐陽子哉李克用父子在唐雖未為純臣然唐亡猶稱天祐年號以討賊為辭名義甚正

故綱目紀年先晉而後梁是遡春秋存紀存陳之義也此書乃先梁而後晉不幾於奬簒乎夫學如朱子著述如綱目亦可以止矣而公此書乃故為異同豈好奇之過邪公在建文閒以近臣言其死節特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革去無敢復稱其贈謚者正統六年義烏丞廬陵劉傑以公死節請加卹典乃贈翰林學士謚忠文云

題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為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盖欲汚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摩挲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耶京可謂謬用其心矣碑之所列德業無

闢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豈不信哉霅川沈暐以其祖干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特取家藏搨本重刻于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卷出以示予瞻仰之餘肅然起敬因識于下方嗚呼世之惡直醜正彷彿於京者覽此碑尚亦自省哉盱江何喬新識

恭題恩榮録後

冬官郎中臣晁録其筮仕以來所被制勑命誥璽書凡十有二通而題其目曰恩榮録將刻諸家塾以示其子孫且屬臣喬新題其卷末臣伏讀而嘆曰大哉皇言是足以昭一代之人文非惟為蕭氏一家之光寵而已葢晁初以進士試于廷先皇帝賜之制策而問焉俾陳其所藴遂擢上第既而除冬官主事遷員外郎以至今官恭勤周慎克舉其職先帝嘉之推恩其父母以及其妻凡再賜勑誥以示旌褒尋以潁川營建王府工大役繁

特勑臣晃往董之所以申飭戒勵之意尤為深切今晃所録是也臣惟古昔聖帝明王訓廸厥官具載于書不可尚已西漢詔令深醇簡盡猶有典誥之遺風焉河汾王通取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蓋有以也六朝以降文日靡麗非王言之體矣我國家以人文化天下凡絲綸之出典雅深厚蓋軼西漢而追踪于三代後世有如通者安知不取之以續書邪晃之子孫於是録寶之弆之口誦而身履之則所以光前啓後之道在是矣若徒

持之以誇閭里則豈臣晃所以示後之意哉

題助教林君致仕公牘

弘治戊申冬十有一月南京國子監助教莆陽林君文華以内艱服闋至京慨然嘆曰吾老矣齒髮衰而筋力憊可以休矣廼請于吏部願致其政以休于家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侍郎劉公楊公嘉其恬退為請于朝聖天子俞其請俾以其官致仕吏部移文飭郡縣以禮相待且蠲其繇俾得自逸又劄付君曰其以禮自處毋

于有司之政君得請喜甚既詣闕頓首謝且以所得吏
部劉裴演成軸持示予請識之予惟先王之世為士者
四十而仕五十而爵七十而致仕而年至者請于上曰
吾力不能任干戈而謀不足賛國論願乞身以休為上
者亦曰大夫誠老矣吾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俾休于
家當是時士皆明於進退之禮而無貪戀寵利之私漢
以來禮廢而士俗薄於是乎有年餘八十猶托權近求
進者矣有老而當罷叩頭祈哀而不恥者矣我國家以

禮待士而士亦以禮自待其身然其濡忍將老之年以苟升斗之禄者盖亦有焉君年方六十有六精力未衰而毅然求去視彼冒昧而不知止者其賢不肖何如也君歸矣日興鄉之耆德探壺山之幽勝濯涵江之清流唱和於山霞水月之間以寫夷猶之悰以頌國家太平之盛以追蘇太傅楊司業之高風人之望之何啻登仙邪是劉也傅之後世將有低徊感嘆曰朝廷待士以禮如此林君以禮自待又如此是豈尋常吏牘之比哉君

名英以鄉貢進士起家歷寧遠吉豐教諭瑞州教授以至今官所至以善教稱

書三國志後

陳壽三國志十有四册予廵撫晉陽時録于襄陵縣學蓋少宗伯邢公所印南雝本以遺其後學者也其間殘缺甚多予因令裝書者遇有脫簡置空紙焉聞士夫家有善本輙假而補之十僅得二三近聞吳興大姓有元末印本最為精善乃托主事沈清就其家録而補之然

後稍完雖間有缺文誤字可以意屬讀也壽作此書帝魏而寇蜀吾先儒嘗斥其非然其敘事簡健非李延壽輩所能及而葉水心謂其勝班固則謬矣裴松之註時有異聞可喜亦好古博雅者不可廢也金華吴師道論壽敘事多摹倣左傳班史事多失實予謂後世作史者遞相摹倣非獨壽書然也校補既完因識于卷末

書金榮襄公碑陰

太子太保兼户部尚書追封沐陽伯謚榮襄淮陽金公

先公之同年友也自初仕為監察御史晚歲同以宮保兼六卿相得甚歡先公每稱公為一代偉人公之薨少保兼太子太傅芳洲陳先生為撰神道碑其家久未刻蓋有所忌也至今三十有八年矣予托淮陽太守徐侯用和求諸其孫得録本於故篋字多脫謬侯録示喬新且礱石置隧道屬喬新校定其文將刻之以圖永久喬新乃取東魯許先生所述公行狀校其訛缺竊惟芳洲與公仕同時碑文宜詳實然叙公平閩寇之功甚畧而

自戸部左轉工部又似有所諱者喬新公通家子也敢
述耳目所及者以補碑文之缺初公受命南征兵抵浙
江遣都督劉德新以偏師繇杉關進自與寧陽侯陳公
帥大兵繇分水關進刻期會于延平及兵至建寧賊首
鄧茂七已敗死餘黨立其姪為主勢益熾公揭榜招諭
降者日數千惟兇徒負固不服公乃進兵沙縣剪貢川
芟掛口夷陳山而尤溪將樂諸邑以次破降遂分遣偏
裨解汀漳之圍不數月八閩肅清其策畫皆出于公諸

將受成筭而已及在户部南北用兵儲偫不足公經度
犍拾未嘗乏絶浙東大姓有輸歲賦綿絹至京者適有
詔蠲逋賦乃匿其半而以其半賄權貴囑公以赦蠲之
公言此乃已徵在官者力持不可權貴怒嗾臺諫劾公
文致其辠請下廷尉景皇帝察其誣不許都御史王文
素與公有隙抗言詆公以為不可宥景皇帝不得已乃
落公太子太保改工部尚書時先公為吏部尚書上言
北境未平南夷復鬨所急者軍儲耳金某有經濟才其

計度財賦以充邊儲非為私也自古理財之臣多招怨謗如唐之韓滉宋之趙開是已惟陛下察之書上景皇帝嘉納還公戶部尋復太子太保此二事皆𤍠新所睹記者不敢誣也嗟夫讒說殄行古有之矣何必諱哉謹識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徐侯名鏞武昌人起家進士為監察御史以謇諤聞其在淮陽清慎寬和有古循吏風觀其慕公為人而為之刻碑志尚之卓可見矣

跋書傳輯錄纂註

右鄱陽董氏輯録纂註二帙先冢宰舊讀之書也國初用翰林學士劉三吾等言蔡氏釋書有與朱子不合者乃作會選於蔡傳多所更定頒之學校用之科目先公生當喪亂之後經籍非書坊刋行者不易得當是時學者所習惟輯録纂註而已乃假會選官本采其說之異於蔡傳者録于輯録纂註之上下闌已見于纂註者則但云取某氏說其圈點批抹皆先公之手筆先公旣以是經登進士第而書藏于家無少損也及四書五經大

全既頒而會選又廢矣喬新少讀是經弆藏惟謹比者旴水泛溢頗有損壞乃命從孫豐重加裝褫閒有殘缺者不復補存古之意也既完韜以綾帕而藏之嗚呼此書先公手澤所存也凡我後人知祖宗得書之艱嗜學之勤尚思所以寶之哉

書進士登科録後

國朝故事進士釋褐之後禮部録讀卷執事之臣氏名與諸進士家狀并及第三人之對策刻之為登科録既

進御乃放在朝羣臣及諸進士以布于天下先公以永樂戊戌登進士第所受登科録藏于弟喬壽之書樓久矣不幸燬于火予極力訪求不可得近乃得此卷於同邑陳氏家而首尾頗殘缺亟命從孫豊補綴裝褫藏于家嗚呼昔人於平泉樹石猶切切焉戒子孫以保之況此録國家之令典先世家狀存焉子孫覽之可以知先世交遊之多賢家學相傳之有自也豈平泉樹石之比哉以平泉樹石與人者猶曰非吾子孫則以此録與人

者真豚犬耳嗚呼凡吾子孫尚念之哉弘治壬子秋七月丁丑不肖孤喬新識

題江西鄉闈録後

永樂甲午科江西鄉闈録一册葢先公登科之年也程文凡廿四篇而先公所作說命義在焉是歲蕭山魏先生仲方考書而它經之去留多取決于先生故所取多知名士如少保泰和陳公循學士吉水周公叙侍講安福劉忠愍公球刑部侍郎丁公鉉監察御史吉水孫公

禺憲副永豐彭公勗與先公皆以學行有聲場屋及小録出士論翕然以為得人而程文純正亦非它料所及此冊先公得於江西鹿鳴宴所放者也藏于家八十年矣頗有殘脫乃命從孫豐用録緫重裝而寶藏之弘治壬子夏六月庚申不肖孤喬新謹識

書元豐類稿後

南豐曾先生之文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二十卷南渡後續稿外集散軼無傳開禧間

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之族孫湚鈌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稿外集校定而刪其偽者因舊題定註為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于兵火國初惟類稿藏于秘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為庶吉士讀書秘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輙録之令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昆夷趙司業琬始得類稿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字多譌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于其縣踵譌承

謬無能是正太學生趙璽訪得舊本悉力校讎而未能盡善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稍可讀文鑑載雜識二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稿無之意必續稿所載也故附録于類稿之末嗚呼先生之生當洛學未興之前而獨知致知誠意正心之説館閣諸序藹然道德之言其學粹矣至其發之賦詠平實雅健昌黎之亞也世或謂其不能詩者非妄邪校讎既完謹識于卷末

跋先兄本攷書蘇秦苦學事

予初學時先兄本茂手書蘇秦讀書欲睡引錐刺股之事以示之且曰秦之刻苦讀書志在說諸侯而取貴富耳世之學者以秦之勤而從事聖賢之學何患不造其極哉喬新揭諸書齋之壁朝夕顧諟不敢忘及宦游中外吾兒道同懼其久而脫落也命工裝潢成卷藏於家近者予謝事南歸閱家中舊書得此卷時先兄去世已三十餘年矣展誦再三恍若見先兄之面俯仰隔世泫然久之嗚呼先兄之教不肖弟者至矣弟以愚且懶而

於所謂聖賢之學終莫能窺其門墻徒抱終身之恨耳乃抆淚識于下方以示子孫使有志于學者以秦之刻苦自勵而以予之愚懶自懲

恭題宣廟戒諭文武羣臣勑

宣宗章皇帝嗣位紀元之初敕諭在廷文武羣臣各修職業以賛丕平之治此先臣其為監察御史時所被勑書也聖諭有曰爾文武羣臣其必有以副朕之望攄誠秉義茂乃嘉猷以輔予德又曰治民者悉心愛民治軍

者悉心愛軍用副朕子惠羣生之意又曰端乃心慎乃

行務忠厚而戒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大哉皇言盖以

帝舜命九官十二牧成王訓廸百官之旨異世而同道

也先臣受勑以來夙夜祗奉弗敢違其後出守温州召

為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左侍郎陞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歴官三十餘年奉以周旋罔敢失墜宣廟龍馭陟遐

久矣先臣違世亦將三紀矣而是勑在臣家寶藏惟謹

臣弟喬年懼久而磨滅乃命工裝潢成軸貯以金龍匣

藏于高閣不敢褻也而屬臣識于下方臣竊閒先儒朱熹讀曾鞏所擬制誥稱其軼漢唐而逼典謨世不以其言為過臣伏讀聖諭雄渾灝噩真可媲美典謨而無愧矣與時望氣者見龍光燭天煜然斗牛之分必聖諭所在歟時弘治六年九月一日刑部尚書臣喬新拜手稽首謹識

跋胡氏大雅堂卷

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天下之正道也不幸而遇禍變焉

臣効其忠蹈白刃而不悔婦秉其節歴艱險而不渝可不謂大正矣乎然忠臣節婦同出于一郡一縣者蓋寡矣同出于一家者蓋絶無而僅有也若鄱陽胡氏萃忠節於一門殆曠世而一見者歟當元之季羣盜蠭起胡君振祖舉義兵克復城邑行省録其功授饒州府判轉戰至浮梁矢盡糧竭以身死之君子稱其忠君之配趙氏聞變擕其孤叔儀避于鄰境踐荆棘冒雪霜紡績自給卒全其孤以不隕其祀君子稱其節及天下既定叔

儀奉母歸復舊業作堂以居之中書左丞周公伯琦為題其扁曰大雅而學士宋公景濂為之記蓋雅之云者正也為臣而盡其忠為婦而盡其節非所謂大雅乎叔儀五世孫韶舉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乃取周公之篆宋公之記與董蔡二先生之傳名公碩儒之歌詩萃為一卷屬予識其後予三復而有感焉當宋之末疊山先生以秉節不辱死而其夫人李氏亦自經于獄中君子以為忠節萃于一家及元之末又有如府判夫婦焉饒信

相望三百餘里而忠臣節婦兩見於其閒豈非吾江右山川正氣之所鍾歟予既感府判夫婦之忠節而左丞之篆潛溪之文又素所向慕者遂識而歸于韶嗚呼韶為忠臣之後尚思趾美踐猷以不忝大雅哉

跋晦庵真蹟

晦庵先生潛心聖賢之學探索至道其於詞章字畫蓋有不暇留意者今觀先生自書所和張宣公城南雜詠二十首其詞渾厚和平有盛唐風致其字如孤松老栢

晉宋間以書名家者未易及也是雖大賢多能所到其所以然者亦本於心耳先生之學以正心為本夫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心得所養則發之於詩形之於字卓乎絕俗豈世之憊精疲神以學詩學字者所可彷彿哉善學先生者詠其心聲玩其心畫則放心自復鄙吝自消固可得其心法於詞句點畫之表矣方伯沈公時暘得此卷寶之不啻懸藜照乘之珎間出示予拜觀之餘肅然起敬謹識其後而歸之

跋蘇潁濵帖

右潁濵先生荅司法廬陵曾君安强書一通先生歸自嶺表道廬陵而北司法君兄弟見之且致書求教此先生之書所為荅也書中稱温夫之清髙并及移忠之禾譜温夫諱肅甞舉進士不第歸而讀書教子不復仕司法君之父也移忠諱安止登進士第為彭澤令甞著禾譜東坡先生讀而喜之司法君之兄也父兄之賢如此司法君之賢盖有自矣然而三復此書而有感焉先生

見忌於時宰臺諫乘風排擊遠竄瘴癘必死之鄉當是時門生故吏皆畏黨禍無敢通音問者而司法君廼能欵接無所顧誠哉所謂賢者也世之為士者勤學好問為利祿計耳一登第則視故所業若敝屣然其習至今猶然也司法君登第且有官矣而知王氏新學之非猶欲求益於先生不賢而能如是乎即是二事可見其卓乎不可及也司法君之裔孫望宏為刑部主事寶藏此書不啻崇璧離愚然間持以示予請識之予既感曾氏

先世之多賢又喜其後裔趾美承休不墜其家聲也因識而歸之

椒邱文集卷十八